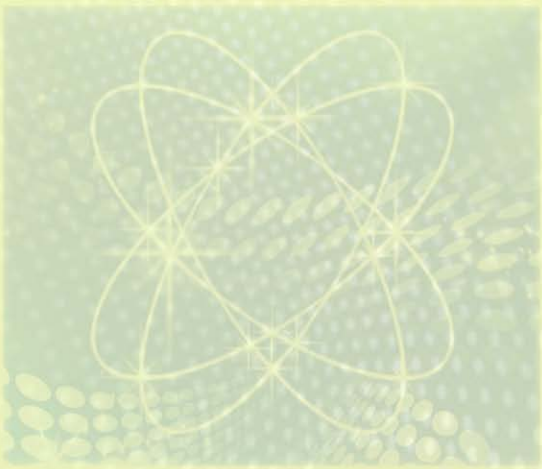
正法眼藏

大慧宗杲集并著语

纯　闻　主编

明　尧　明　洁整理



大象出版社

云居法汇　第七册

正法眼藏

大慧宗杲集并著语

纯　闻　主编

明　尧　明　洁整理

大象出版社

目　录

重刻正法眼藏序 …… 1

题刻大慧禅师正法眼藏 …… 3

答张子韶侍郎书 …… 5

正法眼藏卷第一之上 …… 7

正法眼藏卷第一之下 …… 56

正法眼藏卷第二之上 …… 104

正法眼藏卷第二之下 …… 152

正法眼藏卷第三之上 …… 203

正法眼藏卷第三之下 …… 256

重刻正法眼藏序

正法眼藏者,难言也,请以喻明。譬如净眼洞见森罗,取之无穷,用之无尽,故名曰藏。夫藏者,含藏最广,邪正相杂,泾渭难辨,甚至邪能夺正,正反为邪。故似泉眼不通,泥沙立壅,法眼不正,邪见层出。剔抉泥沙而泉眼通,剪除邪见而法眼正,自非至人,其何择焉!昔竺乾有九十六种背正趋邪,二十八人摧邪持正。逮家东土,白马西来,正教始兴于浊世,名相寻陷于邪宗。由是达磨大师扫除繁萎,直示本心。嗣后五宗分派,各别门风,会其枢要,卓乎纯正。讵意人根寖劣,法久弊生:或承虚接响,以盲枷瞎棒妄号通宗;或守拙抱愚,以一味不言目为本分;或仿佛依稀,自称了悟;或摇唇鼓舌,以当平生。如是有百二十家痴禅,自赚赚

人,沦溺狂邪。故我大慧老人承悲愿力,运无畏心,决择五家,提挈最正者凡百余人,裒[1]以成帙,目曰《正法眼藏》。是书也,如悬白泽裘,精妖丧魄;秉金刚剑,魔外潜踪。四七古锥宗眼,二三老汉家珍,不涉程途,一览具足。知为后学指南,无加此矣。时有绣水普善庵沙门慧悦、居士春门徐弘泽,自庆奇遇,嗟彼未闻,冀报佛恩,募资重刻,属余为序,以贻同志。而参学者即使游法界无边之门,融古今刹那之念,犹是功勋边事;若能了悟,则自心何知?自眼何见?非见非知,是真得正法眼藏者矣。

万历丙辰端阳日嗣曹洞正宗第二十七代
古越显圣寺住持沙门圆澄撰

① 裒:聚敛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题刻大慧禅师正法眼藏

大慧杲公,以迅鹰俊鹘之资,初被湛堂脱鞘,继受圆悟砺爪,然后抟摩云空,蹴躐海浪,毛群羽族,靡不遭其裂脑碎肝者。快哉!无师自然之智,真超然而独雄者也!若夫议论风旨,形于楮墨,博大详尽,横所欲吐,必使了然印人之心,而回环转折之妙,又若藻士杼轴而出者,抑何宗说之兼畅欤!良由少侍圆悟,令处择木堂,日与士大夫周旋,稔其华辨,不无资发之助耳。

杲所善士大夫,无如无尽、无垢两居士。无尽始以功名自喜,事业未尽可人,摧拉之后,霜降水涸,洗露本根。当世味蜇口之余,领醍醐沃心之益,想见空阔明妙,令得复秉权轴,更展作畏,未必无可观也。子韶金颅玉骨,瑾瑾名节,自树刚大之气,浩然伸于

华夷。迨其晚也,必以觉场为息心之地,与杲老契称莫逆,杲因以有衡阳之谴,后会怡然,曾不齿及。此两人者,相与于无相,与其所以然之故,宁易测哉!尝试论之。名纳之与士大夫处,虽无心袭其文采,有如缟裹旃檀,芳馥暗透;代之伟人,世智辨聪,种种靡缺,至于发真归元、末后一着子,必须无面目汉痛下老拳。杲之所著《语录》、《书问》、《宗门武库》与是编,大都贯串宗乘,出入孔老,盖砻斫其门徒者十七,而为士大夫发拳者十三。吾辈有意踵两居士躅者,尤宜尽心焉,不独缁流当奉为家珍而已。

万历丙辰孟夏浴佛日竹懒居士李日华识

答张子韶侍郎书

左右以自所得瞥脱处为极则，才见涉理路、入泥入水为人底，便欲扫除，使灭踪迹。见宗杲所集《正法眼藏》，便云："临济下有数个庵主好机锋，何不收入？如忠国师说义理禅，教坏人家男女，决定可删！"左右见道如此谛当，而不喜忠国师说老婆禅，坐在净净洁洁处，只爱击石火、闪电光一着子，此外不容一星儿别道理，真可惜耳！故宗杲尽力主张，若法性不宽、波澜不阔，佛法知见不亡、生死命根不断，则不敢如此四楞着地、入泥入水为人。盖众生根器不同，故从上诸祖各立门户施设，备众生机，随机摄化。故长沙岑大虫有言："我若一向举扬宗教，法堂前须草深一丈，倩人看院始得。"既落在这行户里，被人唤作宗师，须备众生机。说法如

击石火、闪电光一着子，是这般根器方承当得；根器不是处，用之则揠苗矣。宗杲岂不晓瞥脱？一椎便七穿八穴，是性燥，所以集《正法眼藏》，不分门类，不问云门、临济、曹洞、沩仰、法眼宗，但有正知正见、可以令人悟入者，皆收之。见忠国师、大珠二老宿，禅备众体，故收以救此一类根器者。左右书来，云“决定可删”，观公之意，《正法眼藏》尽去除诸家门户，只收似公见解者方是。若尔，则公自集一书，化大根器者，有何不可？不必须教妙喜随公意去之。若谓忠国师说拖泥带水老婆禅便绝后，则如岩头、睦州、乌臼、汾阳无业、镇州普化、定上座、云峰悦、法昌遇诸大老，合儿孙满地，今亦寂然无主化者，诸公岂是拖泥带水说老婆禅乎？然妙喜主张国师，无垢[1]破除，初不相妨也。

① 无垢：即张九成，字子韶，又名张无尽。

正法眼藏卷第一之上

径山大慧禅师宗杲集并著语
绣水春门居士徐弘泽校阅

1

琅邪和尚问举和尚[①]："近离甚处？"举曰："两浙。""船来，陆来？"曰："船来。""船在甚么处？"曰："步下。""不涉程途一句，作么生道？"举以坐具撼一撼，曰："杜撰长老，如麻似粟。"便拂袖而出。

琅邪问侍者："此是甚么人？"曰："举上座。"琅邪遂亲下旦过堂，问："莫是举上座么？莫怪适来相触忤。"举便喝，复问："长老何时到汾阳？"曰："某时到。"举曰："我在浙江早闻你名，元来见解只如此！何得名播寰宇？"琅邪遂作礼曰："慧觉罪过。"

妙喜曰：宾则始终宾，主则始终主。二大士蓦剳相逢，主

① 举和尚：即舒州法华院全举禅师。

宾互换,直下发明临济心髓,苟非彻证向上巴鼻,具出常情正眼,未免作得失论量。或者道举公前来一一据实祇对,琅邪末后不合作佛法道理,是杜撰处;或者道琅邪被举公道个杜撰,心中疑惑,实时倒戈卸甲,遂挽留举公,咨决此事,谓之坐参。一犬吠虚,千猱喔实,盖由主法者智眼不明,滥觞宗教,疑误后人。殊不知二大士激扬,若日月丽天,龙象蹴蹋,决非跛驴盲者之事。井蛙醯鸡,又焉知宇宙之宽旷邪!

予尝室中举此话问学者:"你还肯琅邪此语否?"曰:"不肯。""何故不肯?"曰:"不合作佛法道理。"予复举:"云门问洞山:'近离甚处?'曰:'查渡。''夏在甚处?'曰:'湖南报慈。''几时离彼?'曰:'八月二十五。'门云:'放你三顿棒。'你还肯云门此语否?"曰:"肯。""肯者云何?"曰:"云门无佛法道理。"予曰:"师家问处一般,学者答处无异,你为甚肯一不肯一?"学者伫思,予连棒打出。复召其僧:"且来,且来!"其僧回首,予曰:"你若作棒会,带累我也是个瞎汉!"其僧便礼拜,曰:"今日方知琅邪与举公非常情可测。"予曰:"你看遮瞎汉乱统。"又打喝出。

予因罪居衡阳,杜门循省外,无所用心。间有衲子请益,不得已与之酬酢。禅者冲密、慧然随手抄录,日月浸久,成一巨轴。冲密等持来乞名,其题欲昭示后来,使佛祖正法眼藏不灭,予因目之曰《正法眼藏》,即以琅邪为篇首,故无尊宿前后次序、宗派殊异之分,但取彻证向上巴鼻、堪与人解黏去缚、具正眼而已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2

岩头和尚示众云:“夫大统纲宗中事,须识句。若不识句,难作个话会。甚么是句?百不思时唤作正句,亦云居顶,亦云得住,亦云历历,亦云惺惺,亦云的的,亦云佛未生时,亦云得地,亦云与么时。将与么时,等破一切是非;才与么便不与么,便转辘辘地。若也看不过,才被人刺着,眼眨瞪地,恰似杀不死底羊相似。不见古人道‘沉昏不好’,须转得始得,触着便转,才与么便不与么。是句亦划,非句亦划,自然转辘辘,自然目前露倮倮地、饱齁齁地。不解却,不解咬。不见道‘却物为上,逐物为下’,瞥起微情,早落地上。若是咬猪狗,眼赫赤。

“若有人问‘如何是禅’,向伊道‘合取屎孔着’,却有些子气息,便知深浅,硬纠纠地。汝识取这个狸奴面孔,与么时不要故探伊,不要称量伊。于中有一般汉,撞着物不解转,刺着屙漉漉地,这般底椎杀万个亦无罪过。若是本色底,拨着便上,咬人火急,却似刺猬子相似,未触着时自弄毛羽,可怜生,才有人拨着,便嗔斗诟地,有甚么近处?若也未得,与么荡荡地,唤作依句修行。有则便须等破,与么时一物不存。信知从来学得一切言句隘在胸中,有甚么用处?不见道,辟观辟句,外不放入,内不放出,截断两头,自然光烯烯地,不与一物作对,便是无诤三昧。

“兄弟若欲得易会,但向根本明取,欲出不出便须转,一口咬断后,不用寻伊去住底远近,但放却,自然露倮倮地,不用思搭着,昏昏地。才有所重,便成窠臼,古人唤作贴体衣病,最难治。是我向前行脚时参着一两处尊宿,只教日夜管带,坐得骨臀生胝,口里

水漉漉地。初向然灯佛肚里黑漆漆地,道‘我坐禅守取’,与么时犹有欲在。不见道‘无依无欲便是能仁’。古人道置毒药安乳中,乃至醍醐,亦能杀人。

“这个不是汝习学得底,这个不是汝去住底,不是汝色里底,莫错认门头户口,赚汝腊月三十日赤哄哄地无益。当莫造作捏怪,但知着衣吃饭,屙屎送尿,随分遣时,莫乱统,诈称‘道者有一片衣,不敢将出晒,恐人见,怕失道者名’,图人赞叹,作恁么不中心行。

“兄弟亦不要信他绳床上老椤樝,屙漉漉地,将为好诳谎人,别造地狱着汝在。信知古风大好,不见道‘有即是无,无即是有’,与么送出来时,便知深浅。这个是古格。于中有一般汉,信彩吐出来,有甚么碑记,但知唤作禅道,但知唤作一句子,软嫩嫩地,真是无孔铁锤,聚得一万个,有甚么用处?若是有筋骨底,不用多。

“诸处行脚,也须带眼始得,莫被人谩,不见道‘依法生解,犹落魔界’。夫唱教,须一一从自己胸襟间吐得出来,与人为榜样。今时还有与么汉么?第一切须识取左右句,这个是出头处。识取去底,识取住底,这个是两头句,亦是左右句,亦唤作是非句。才生便咬,自然无事。兄弟见与么说,还会么?莫终日哄哄地,亦无了期。欲得易会,但知于声色前不被万境惑乱,自然露倮倮地,自然无事,送向声色前,荡荡地,恰似一团火焰相似,触着便烧,更有甚么事!不见道‘非是尘不侵,自是我无心’。时热,珍重。”

3

真净和尚示众云:“佛法两字,直是难得人。有底不信自己佛事,唯凭少许古人影响,相似般若所知境界,定相法门,动即背觉合尘,黏将去、脱不得。或学者来,如印印泥,递相印授,不唯自误,亦乃误他。洞山门下无佛法与人,只有一口剑,凡是来者,一一斩断,使伊性命不存,见闻俱泯,却向父母未生前与伊相见。见伊拟近前,便与斩断。然则刚刀虽利,不斩无罪之人,莫有无罪底么?也好与三十拄杖。”

4

佛眼和尚示众云:“千说万说,不若亲面一见,纵不说,亦自分明。王子宝刀喻、众盲摸象喻、禅学中隔江招手事、望州亭相见事、迥绝无人处深山岩崖处事,此皆亲面而见之,不在说也。”

5

云门和尚拈起拂子云:“遮里得个入处去捏怪也,日本国里说禅,三十三天有个人出来唤云:‘吽,吽!特舍儿担枷过状。’”

妙喜曰:遮老汉克由叵耐。冒姓佃官田,更不纳苗税。

6

拭眼归宗和尚示众云:“从上古德,不是无知解,他高尚之士,不同常流。今时不能自成自立,虚度时光。诸子!莫错用心,

无人替汝,亦无汝用心处。莫就他觅,从前只是依他解,发言皆滞,光不透脱,只为目前有物。”

僧问:“如何是玄旨?”曰:“无人能会。”僧云:“向者如何?”曰:“有向即乖。”僧云:“不向者如何?”曰:“谁求玄旨?”又曰:“去! 无汝用心处!”僧云:“岂无方便门,令学人得入?”曰:“观音妙智力,能救世间苦。”僧云:“如何是观音妙智力?”师敲鼎盖三下,曰:“子还闻否?”僧云:“闻。”曰:“我何不闻?”僧无语。宗以棒趁下。

7

罗山和尚初入院时上堂,才揽衣欲坐,即云“珍重”,便下座。良久却回云:“未识底近前来!”时有僧才出礼拜,山云:“也大苦。”僧礼拜起,云:“某甲咨和尚。”山便喝出。

僧问:“如何是奇特一句?”山云:“道甚么?”

良久云:“若是上士,脚才跨门便委得。若也觌面相呈,犹是钝汉,口喃喃地不消一镬。会么? 不是禅,不是道,不是佛,不是法,是甚么? 灵锋宝剑常露现前,亦能杀人,亦能活人。若能操持,一任操持。若也出场定当,须是个汉始得。机机相副,法法无根,互为宾主。虽然如此,切忌承当。何故? 你若野干鸣,我即师子吼;我若野干鸣,你亦师子吼;你若师子吼,我亦师子吼。临时布取意句,有主宰。所以道:意中句,句中意,意中不停句,句中不停意,意句不同伦,合作么生会? 意能划句,句能划意,意句交驰,是为可畏。意句不明,事理不通,只是个无孔铁锤,古人唤作流俗阿师。似这般底如稻麻竹苇,有甚么用处?

“此个门中须是个汉，眼卓朔地，点着便转辘辘地，岂是你清浊可羡、凡圣能诠？有恁么汉，上士相逢，如击石火，如爆龟纹，迅速如风，捷辩如电，快着精彩，一人半人。事褫言句，动逾万亿，低头学禅，卒不可得。所以道：恁么则易，不恁么则难；亦云恁么则难，不恁么则易。诸人作么生？大须细意。

“兄弟！夫行脚也须带眼，莫被这般底罩却，教你直须冥然去，须得绵绵去。苦哉！被这般底无辜枷着，有甚么出期？这个如水上葫芦子，有人按得么？常露现前，滔滔地，自由自在。未曾有一法解盖得伊，未曾有一法解等得伊。拨着便露，触着便转辘辘地。盖声盖色，展即周流无滞，常露目前，岂是兀兀底？出则无无不是，入则个个归源。声前迥迥地，岂堕有无？所以道：声前一句，非圣不传；未曾亲近，如隔大千。声前一思，大家具知，这个作么生会？寻常道：声前有路，从汝洞明；句后不来，犹亏一半。纤毫不透，如隔铁围；奇特相逢，将何诘对？

“大凡唱教，须会目前生死、意句杀活，方可褒扬。杀人刀，活人剑，上古之机锋，亦是今时之枢要。摧魔破执，不得不无。直露真诠，须知己有，的能破的，大用无亏，圆通现前，魔难措手。若也未得如此，一切四威仪中合作么生明显？还见伊面孔么？遮里寻常道：面门一思，常时无间。诸人还得恁么也无？若实未明，且须自立，露倮倮地，不与万法为邻，一切法盖伊不得。所以古人道：‘目前无法，意在目前。不是目前法，非耳目之所到。’第一须得本智现前，本地风光常露倮倮地，自由自在，出入无滞，方可违时，乃至龙神擎花无路，外道潜觑不见，有踪不是，泯形实去。

“兄弟！透顶透底始得。莫只遮边那边逴得些子言句，到处

插语,指东画西,举古举今。这般底椎杀一万个,有甚么罪过?明朝后日锄鎒人家男女,打汝鬼骨臀有日在。知么?宗门深奥,酌度胸襟。粗餐易饱,细嚼难饥。根本差[1]殊,良由自错,虚劳一报,空腹高心,过是阿谁?食人言语,拣择是非,只占己长,终无是处。无事珍重。”

8

琅邪觉和尚上堂,有僧出来画一圆相。琅邪拈拄杖,僧拟议,琅邪便打云:“道!”僧云:“不道!”“为甚么不道?”僧云:“三世诸佛不出于此。”琅邪又打,寻时趁出。乃云:“教中道,以手指比丘,犯波逸提罪,山僧今日入地狱如箭射。”

9

雪峰山畔有一僧,卓庵多年,不剃头,自作一柄木杓,去溪边舀水吃。时有僧问: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?”庵主云:“溪深杓柄长。”僧归,举似雪峰。峰云:“也甚奇怪。虽然如是,须是老僧勘过始得。”

峰一日同侍者将剃刀去访他。才相见,便问:“道得即不剃汝头。”庵主便将水洗头,峰便与剃却。

10

云居简和尚,僧问:“路逢猛虎时如何?”曰:“千人万人不逢,

① 差:原作“荖”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